



序

山翁子妻之世父也攜笈遊吳越閒者十載餘丙子春始西歸樹門翁曰跡似雲歸岫心如日在天年七十有七好學不衰偃仰山茨松筠自娛泊如也里中智愚者艾咸心歸之無不願得一當翁者其忠信仁讓素孚於人獎善誨過卹急解紛論者方之卓子康王彥方焉輜軒使者過華下輒訪之翁接必以禮求文與字者日集翁審於義亦不拒同不害正異不傷物直以真氣勝人逍遙林泉子

姓數十迭相從遊捧杖納履天倫之樂關西所僅
見也太原傅青主微君嘗語李子德太史曰清貴
二字久以奉華下故子德作存沒口號有云松莊
長捲蹈東濤華下爭傳晚節高則取以相匹松莊
乃青主居也翁著作尚夥此丙子後稿予兒滋所
手錄者妄為評注付之剞劂畧述梗槩如此世多
知翁者定不以予言為阿所好也
康熙戊寅春清明日潼津李夔龍序

西歸日札

丙子元日將西歸感述

老夫年垂七十五飽歷零亂心常苦泉臺父母寧
知否苟延喘息終何補吁嗟悲哉一萬九千日沉
淵丁未以至今戊午大塊豈不榮春色憔悴獨與
槁木伍前年弟幼曾孫場弟弘輝年六十二老妻
倏又隕二豎妻楊氏年七十四生離死別關塞黑灑淚九

華山王弘撰著
潼津李夔龍評



野無乾土落拓奈經十載餘窮愁旅舍翳環堵故
 人書東亦滿席分祿時官周資斧積困莫救稚子
 饑况復難免衣檻樓皇皇有似失林鳥朝東夕西
 羣鍛羽慘淡遙瞻鹿馬雲蕭城久滯鍾山渚憶昔
 飛鳳失其凰鶴駕茫茫反遭取天南逆流波浪惡
 蛟龍夜睡魚鼈舞李白狂歌走夜郎杜甫麻鞋歸
 靈武世間是非成敗異悠悠之徒何足數比來媿
 聽碩果言朱林子修語相運卜築桃源鵑傳顧友星和紹
 源小桃邀遂有人復好事歌奏潛忠泣風雨君臣東

餒卧荒陬汪受茲有常裁五招飲賤子何心懷故
 宇即今桃李花滿眼但覺松柏精靈聚圖書拋棄
 罷登臨天闕寂寞江濤怒蒼浪髮髮步踈蹠又聞
 直北震金鼓南嶽愛菊制頽齡沅湘芳草淹宿莽
 徘徊欲歸歸未得冷落丘隴廢場圃日暮聊為悲
 春吟飄風烈烈颯終古翁自注小字
 春○花○落○盡○鳥○空○啼○春○水○東○流○人○向○西○有○夢○常○依○桃
朱真凄婉大雅之章也翁嘗取
雷別白門友人

葉渡寄書應到碧雲溪

翁寓在桃葉渡水閣碧雲溪畔則翁家也起語含情無限

松風圖記

古云礪松所以能陵霄漢者藏正氣也其根如石
產於峇其柯屈鐵交錯反走虬龍其色蒼翠其響
作濤聲撼半天風雨自來貞士幽人莫不尚之所
以淵明撫而盤桓子美歎其昂藏也李松翁以有
為之才不用於世退而老以死葉榮木為作松風
圖乃其九十時自命者山有餘靄亭無行跡煙嵐

縹緲中薛荔為衣芙蓉為裳挈桃竹之杖踟躕天
際可望而不可即者其翁也邪恨涉末流失我故
林對此茫茫豈惟精靈之聚生其慘澹抑亦歲寒
之感莫慰淒涼有在於丹青之表者歷千載而蟠
穹蒼矣

言簡義遠可稱文外獨絕

斷石汪氏族譜序

新安汪氏之盛甲於天下自越公以來所謂孝敬
忠順以事其長上故能保其祿位而守其祭祀者

西歸

也。後之本支蕃衍，遷居四方不一。而在斷石者，又
為盛慨。自宗法公圖譜局廢，雖仕宦之家，視昭穆
之親，等於塗之人。至有不能舉其先世之載者，往
往而狀而尊祖敬宗，收族之義微矣。廷讓君心戚
焉。於是督其從子左官子受茲，作汪氏族譜。世有
系行業，有傳生卒，有日墳墓，有所歲時祭享，有禮
以三為五，以五為九，蓋自斷石始。遷祖以下，至廷
讓君凡九世，故稱族焉。今廷讓君已逝，自斷石行
賈至金陵者，日以衆修業而息之，而左官受茲誦

詩讀書敦長者之行，以善聞於閭里，所謂富好行
其德，較之務纖嗇，以希羸得其相，去何如邪？夫天
地生物，人為貴。人之道，莫大乎親親。先王之制，聖
人之教，皆本諸天地之性，故親親而仁，民仁而
愛物，有端有序，而要。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斯人之
極也。狀則追孝，因睦以合其族，有無相周，吉凶相
資，德業相成，過失相規，使不至於渙且疏焉。將必
有大其門者，以克纘先人之緒，則譜之作也。夫豈
徒哉！推而極之於民物，反詐偽而復淳樸，革浮薄

而從忠厚其道莫不基乎此也汪氏兄弟勉之矣
翁論文以簡淡為宗句字必有所來歷本之
經史乃免於俗此柳子厚之所云潔也

題荆默菴廣文畫像

靄靄雲垂谷幽篁濯漣漪春深沒眾草山靜長紫
芝箕踞類嵇阮實惟洛閩師熱官亦嬾作獨與冷
相宜履道何坦坦傳經日在茲清天羣響息俛仰
物無私散髮聚玉齒微吟豁心期塵氛一以遠千
載不磷緇容裔撰杖屨吾將從所之

默菴留心正學故翁與
獨契詩亦有陶韋之風

近思錄傳序

正學之傳於天下也宋諸儒之力也而諸儒之為
金聲玉振者新安朱子也乃自金谿之異說起而
人心惑浸至於姚江而愈熾姚江之有龍溪猶之
金谿之有慈湖又往往溢於師說之外其遺患尤
甚後之學者樂其簡佚遂不勝鹵莽滅裂之弊張
黃茁先生生朱子之里學朱子之學特取近思錄
為之傳以反覆發明其心純其氣平其言簡而盡
其誨人者殷而非以炫己之長也狀於其晰實見

西島巨木
自得之詣於其闕疑見不欺之志有功於先儒為
德於來學非徒賢於世之以詞章自命者遠矣豈
子山來潮博雅通敏士也不以予不知學使序簡
端予嘗謂孟子當異端橫行之時示人以所當繇
之路如救陷溺其道猶治水狀故昔人以為孟子
之功不在禹下朱子於羣籍紛綸之日示人以所
用力之方如飯菽粟其道猶種五穀狀故予以為
朱子之功亦不在稷下狀則辨十有二壤之物而
教之稼穡樹藝如周官之有司徒始莫踰於此書

矣慨惟金谿誤認格物而尊德性遂有六經皆我
注脚之說姚江單提致知遂有知行合一行在知
內之說而孔曾之訓為之漸晦今之起而正之者
疾之已甚或不免於厲詞費而爭不息先生蓋謂
是不必非諸人也但當求諸己誠使學者以此書
而求之循序而進隨時涵養到處省察用力之久
豁然貫通明體達用充實光輝則紛紛之說有不
待辨而誣者焉而正學明於天下矣

侃侃正論狀不為過激之言禹稷二喻尤確
間黃岳嘗有疑於西銘文中言不欺之志蓋

也。有謂

秋美木也。古謂山居千章之楸。其人與千戶侯等
 誠貴之也。朱子林修庭柏博學工文。有閣曰知秋
 階前老楸數株。青柯參天。綠蔭蓋地。取董子木名
 三時之說。以為有秋之意焉。故云。始區道人為作
 此圖。以蒼疎之筆。舒蕭森之氣。煙飛雲斂。天高日
 品。得秋之神焉。予流覽數四。抗手而歎曰。夫知秋
 者。莫先於梧桐。而能秋者。獨有松柏。詩云。鳳凰鳴

知秋閣記

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言君臣相得之
 盛也。子云。歲寒。狀後知松柏之後凋也。則有衰世
 之感焉。昔允升先生錫林修。以嘉名。而林修之。以
 知秋。顏閣也。其神游太和之宇宙。而不勝其憂患
 之心也。乎。狀予嘗學易矣。秋於卦為兌。傳云。兌正
 秋也。萬物之所說也。物成乎秋。故說之又云。君子
 以朋友講習。程子謂天下之說。莫過乎此者也。願
 與林修。以之。

發秋義獨別始區道人程
 穆倩之別號也。能耐也。

歸州知州龔秉征傳

龔君名仲泰字秉征江西進賢縣人天啓四年舉於鄉崇禎七年為崇仁縣儒學教諭用臺使者薦陞湖廣歸州知州十三年六月到任時地方凋劫官舍俱燬聽政於觀音寺撫綏殘疆慰勉流亡復業會閣部楊嗣昌督師合剿羽書旁午君拮据臣畫接濟軍需月餘鬚髮為白十五年十二月荆襄陷君不勝震驚率士民為守禦計未幾賊破沔陵渡江直入州境肆行殺掠士民逃散君獨懷印綬

矢與俱殉奸徒王謨吳繼廉輩劫之見賊君指誓天曰唯求一死賊好言喻降謂人生須富貴耳胡自苦為君曰刀鋸非所畏爵祿非所願存此名節以報朝廷復奚言賊義之轉加優禮冀緩之易慮君持志益堅觸石而死十六年二月初九日也僕職書哭乞遺骸賊憐而許之職書以孤弱不能負遂用釋氏法火化以歸十一月二十日抵家君之子煥哀慟治葬畢泣陳所司方待題卹而大變作矣悲夫

崑山王弘撰曰嗚呼。大行帝之歿社稷也。千古
為烈論者或致歎於臣節未光。夫名位顯赫。素談
忠義。臨事而敗。廉耻頓喪。以視龔君。媿矣。乃使成
仁取義者受同類之羞。能無憾哉。若四方守土吏
之捐軀殉職。如龔君者。又何可令後世無聞也。
翁於狗難。君子皆亟表之。而此贊
語中似又有慨於東林遺老也。

徐世修傳

徐世修名安遠。武進縣儒學生員。世所傳做弦先
生之曾孫也。父叔美。當乙酉之變。挈家避湖村中。

遭兵刃創甚。世修抱之痛哭。同沉歿。時其妻楊氏
及婢妾蕙香、異舟、蕙香、方娠。見世修歿。呼告楊氏
曰：「事急矣！唯有一歿毋速自裁。不則無及也。」號慟
叩首奮身入水。歿。楊氏將隨之。兵遽登舟遮止。楊
氏恨不及。如蕙香之言。兵迫之。百端不從。捶楚累
日夜卒持之。如故。抽刀臨之。益大罵不絕。遂被殺。
其魁義之。以其頭懸湖郡霸王城外高柳。榜曰貞
節婦人之頭。世修無子弟。奕為叔。殯湖。人即其地
立義婦碑焉。其從孫介云。

華山王弘撰曰世修之從其父以國事死固也至
蕙香殉義之決楊氏守志之堅尤世所罕觀即世
修之刑于其家可知矣予聞做弦先生之後多才
其詩書之澤未艾也而忠孝節烈之風有令人悲
歎欲泣者不已彤管有餘輝也哉

題詹鶴村尋山圖

飛泉瀉逸峯翠篠疏白石脫憤信幽步
餘訝罕人跡亭亭水雪姿容與忘晨夕
宗炳卧遊者幼與丘壑客停雲靜無聲
歸鳥亦斂翮栖託正復好薄榮

罷行役琴樽應有娛更卜何處宅

題王承之小照

此少年者不裘馬之好而巖壑是娛愉色婉容孺
慕之符修業之素而味道之腴將無希風於古人
之高蹈而慨念黃虞邪

承之翁之高第也孝事二人尤好
風雅故翁言如此亦所以勉之也
題王石谷畫

衡山畫師白石翁流覽遺蹟固大不同然有同者
在近時作者推江東二王先生今皆不可復起矣

石谷得法於元照其秀潤處可謂神似此幀尤稱
合作秋日靜肅對之使人怡悅予自壯歲有卧遊
之癖行年七十萬事灰冷於此猶不免見獵心喜
也

贈陸儀吉

輕盈鳳子為春忙醉筆熟時花草香呼喚休歌唐
樂府內中今不數滕王

張子野詩有懶同蝴蝶為春忙居寧工畫草蟲
梅聖俞詩有醉筆正熟之句滕王元嬰唐史
稱其善畫廣川考湛狀亦嘗封
滕王正與王建同時未知孰是

善畫八大家記

金陵之以善畫名者衆矣而周櫟園司農獨標舉
八人曰八大家則張損之修謝仲美成樊浴沂沂
吳遠度宏樊會公圻高蔚生岑胡石公愷鄒方魯
詰也其時有葉榮木欣盛白含丹施兩咸霖盛林
玉琳輩八人者不能過之乃不與焉癸卯子至金
陵八人者日相往來皆為予作獨鶴亭圖位置瀟
皴極山雲林泉之勝八人者固未見亭亦寫其意
而已戊辰子再至則六人已化為異物損之老不

復出門，獨會公尚健，乃二三年間亦俱倏狀謝世。今遂無一存者矣。可勝嘆哉！仲美有子大令靖孫，會公有子青若、九雲、蔚生，有子樹嘉、蔭方、魯有子子貞、壽坤，皆能繼志，不失家法。石公有門人陸儀、吉逵，以花草蟲鳥特著名一時，尤善蝴蝶，能曲盡其態，工細而有逸致，則青出於藍矣。

翁篤於友誼，即一藝之交，皆久而不忘。八人者，可以不朽矣。

李遇廷像贊

蒼顏翼翼，偉幹堂堂。德恭以儉，氣和而莊。是嘗早

事詩書，懷鉛握槩，企作述於千古。繼習韜略，橫戈攬轡，矢網紀乎四方者也。唯數多奇，鬱封侯之志。遭時不造，奏陳情之章，乃謝棗鞞，引壺觴，掇桂實，沐蘭湯。慨陳迹之儵忽，寓形玉浦，求至人之髣髴。栖神芝房，豈徒感激夫草澤，蓋將垂示奕葉，俾萬子孫仰思而弗忘。

一松閣詩序

嘗讀昌黎原道於佛教，斥而遠之，欲火其書，廬其居。及在潮州，與大顛往來，則稱其識道理而作序。

送高閑則稱其一死生解外膠與文暢則稱其喜
文章欲挽而歸之吾聖人之道故以知而不告為
不仁告而不實為不信廬陵作本論其說與昌黎
相發明而序秘演之詩則稱其雅健序惟儼之文
則稱其贍逸至於贊寧惠崇之屬亦皆有以表揚
之○恐後絕不及其所為浮圖者狀後知二公衛道
之○嚴而好善之弘也○可以為後世法焉○靈潤上人
生於朔方壯而遠遊為浪杖人法嗣受具戒神清
體拔主天界寺十有餘年竹拂禪牀花飄講席涵

泳性情流觀景物提唱酬答積有篇章執合法前
意起象外昔滄浪說詩取喻於禪今上人以禪為
詩得之妙悟得之熟參非予所知獨以予生也魯
於佛教未有所入上人早通儒書遭時不辰有託
而逃間有觸發感慨固非徑情忘世者予每欲挽
之歸儒而恨力小有所未能故今序上人詩特為
質其中之所蓄以見予與上人相好在尋常之外
而於道不敢以或誣庶幾無負於昌黎廬陵之所
為者如此也

翁學關異端而不同義
外之交正與韓歐同義
隨園詩序

隨園詩者電巖上人作也。電巖為佛弟子，戒行精嚴，願好讀儒書，與儒者遊，故其詩清新雅贍，無蔬筍氣。又喜畫，妙究六法，蓋其道恒相資。摩詰之所以兼擅也。初陳原舒來白門，以畫名，有蒼疏之致。電巖輒倣之，見者以為神似。已而鷹阿山樵戴務旃至，務旃有道之士也，寄跡長干，尤善畫，獨用燥筆而滄鬱超逸，出人意表。世皆知畫貴潤，不知潤燥

在筆不在墨，不狀何以從燥得潤。此其故殊可參尋。電巖有妙悟，盡務旃之法，慘淡經營，視原舒之類，狀自放者不侔矣。今務旃不可復作，而電巖有日新之美，是詩何足以盡電巖要之。合巨狀、皎狀、為一人，其在電巖矣。若斷綺語鄙藝事，更有進焉者，非特佛教為狀。老夫於此，亦安得不爽狀自失也哉。

潤在筆不在墨，箇中三昧非深於畫者不能
衛母韓恭人傳

古之為史者。士既有之。女亦宜。狀春秋左氏傳所載介之推叔向二母而外。莫賢於公甫文伯之母。其勞逸之訓。儼狀與典謨同義。安在內言不出哉。無成有終。發聞於其後。以為史所不得闕也。竊取劉中壘之義。作衛母韓恭人傳。恭人。曲沃韓公一。濟女。及笄。嬪於衛。為少司馬邠孫公繼室。先是。公父贈少師臨山公容。江右幼觀。未獲反。公年才十。齡弟文清公尤少也。太夫人許氏。矢節撫孤。備極辛苦。公已入庠。而恭人歸事之。唯謹。庚午。公舉於

鄉。甲戌。成進士。乙亥。為金華府推官。迎養太夫人。恭人隨侍者八年。左右服勤不飾。不敢見。壬午。公以行取授四川道監察御史。累上封事論時政。觸忌諱。黨人側目。繼以彈秉軸大臣。降西安府知事。恭人則謂直言獲謫。人臣之榮。且得還鄉里。見親戚於願已足。甲申。方促治裝。值闖賊作亂。京師不守。公與恭人奉太夫人潛匿僻區。獲免於難。大清復仇定鼎。詔求遺賢。以原官起。公尋陞大理寺少卿。公慨生不辰。瞻顧侘傺。特以清節自厲。恭人

知公志含涕以請曰。夫子身許國矣。家唯妾任。仰事俯育。不敢遺。夫子憂於是。奉太夫人歸。時二子台揆。台擢。皆漸長。知學。恭人嚴督內外。讀者于塾。耕者于畝。織紝者于室。執管鍵。擘畫有無。雖家傳素業。無脂田華宅。而克勤克儉。卒不至困。太夫人顧之。謂婦之健也。喜甚。己丑。太夫人病。恭人親理藥餌。夙夜不離側。及卒。含斂如禮。公奔歸。固抱恨。終天而允。附身附棺之事。賴以無悔。初。公為御史。日方思報國。思欲俟少間。請急為襄大事計。而寇

氛驟逼。社稷遂墟。北堂當已暮之年。南方有未招之魂。無身。傷。惶。隱。忍。悲。慟。泣。盡。而。繼。之。以。血。者。公之所為。極難可知也。至是。乃向江右。扶贈公。觀反曲。沃與許。太夫人合葬於邑城北新阡。朝廷諭予祭。一壇。公感激涕零。雖子情稍慰。而猶自視。飲。狀。乃。恭。人。相。之。於。窀。穸。之。務。凡。筵。告。奠。之。儀。則。無。不。至。焉。公既除服。歷晉兵部右侍郎。狀心灰體瘁。又不合於時。遂告歸。晦跡田園。司爵者復徵之。不起也。庚子。奄捐賓客。二子潛狀在哀。經中而營

封賁塤備物成事皆制自恭人四方來觀禮焉恭
 人性貞靜淑惠識道理言動不踰矩無疾聲遽色
 食無兼味衣常數澣自奉甚菲而好施不倦接三
 黨戚屬咸有恩誼教子女以正惡佻巧愛惜天物
 喜佛法慈悲戒殺生御減獲嚴而不苛壺以內秩
 秩如也病且革猶呼台揆為叙昔年隨公宦徽時
 涉吳越山水歷歷如在目前神明不亂而遊廣熙
 三十年辛未正月初七日也距
 年丁巳四月初八日

至以稱曰台揆字枚吉今為兵部職方清忠司郎
 中予友也故恭人之德予習聞之遭世多故出險
 濟難視古之禮宗奚忝焉昔歐陽永叔表唐子方
 先人之墓謂子方方進用於時其所以榮其親者
 未○知○其○止○予○於○枚○吉○亦○云○

翁在金陵衛司馬不遠千里往求此文其相
 與之誼不同尋常可知文之情戚而詞質具
 苟見不

原任中軍都督府僉書府事李公行狀
 曾祖考光弼榆林衛千戶曾祖妣周氏

祖考宗道榆林衛千戶祖妣柴氏
考守忠榆林衛千戶妣單氏繼妣杭氏

貫陝西榆林衛李芝蘭年七十四狀

毘陵唐襄文公之表錫山吳氏之墓也論近代為

誌銘者之非法媿媿至數百言而後謹書其人之

姓名里官世系卒葬月日外不輕置一語自謂近

古以為不如是非所以安泉壤而傳後世今予之

為李公狀也於是重有感焉公姓李氏諱芝蘭字

暹廷陝西榆林衛人始祖從高皇帝以戰功子

孫得襲衛千戶蓋世祿之家也八傳而至公之考

諱守忠妣單氏生公兄弟五人卒繼妣杭氏公行

三性慈而敏恒幹豐偉既失怙二兄又早逝獨事

杭太夫人孝養備至杭太夫人亦唯公是依早攻

詩書尚義氣善謀有勇力念以武肅承家嚴雖不

及而日習騎射講孫兵法矢志以策勳報國恩

值關中賊亂兵垣陳公泰來奉旨徵兵公年十

九超謁之抵掌談軍故事陳公悅擢為前驅大司

馬孫公傳庭之初出關也公從之奮先登陳諸偏

裨亦相率力戰賊為之却總兵高傑方鼓之進而
 蕭漢鼎左襄等遠怯而走兵遂以潰隳垂成之功
 秦豫人至今以為恨癸未之役公已為貳師霖雨
 泥涵糧餉不繼雒陽失剌潼關隨陷孫公且以身
 殉矣天實不佑明德中朝士大夫又以口舌事君
 其有如方叔之壯猷武侯之盡瘁者幾人乎社稷
 丘墟罪不在閭外二祖列宗之靈鑒之人心豈
 盡泯哉都權載四公在興平軍中有詔
 同總兵王之綱迎太右於河南長轉兩月以至

叙勞授中軍都督府僉書賜蟒玉時奸邪柄國嫉
 正修隙上下沉酒酒色不為恢復計公已知事不
 可為及出守彭城不數旬而大清豫王之兵壓
 境眾議勢不支公拊膺不能決解甲詣壘益以杭
 太夫人在堂故也豫王喜得公賚賜有加授副總
 兵官劄令率兵削除賊黨公一戰平之幕府報功
 公謝曰吾攝焉爾馳驅所不辭將諗毋為幸又焉
 貪尋聞商丘之變興平伯死兵散淮泗間其部下
 將胡茂禎栗養志等皆公夙交公往招之一日而

西歸
歸者數萬人會用兵滇南主者素知公以副總兵
調赴軍前公不得已而行至貴陽稱疾返僑居江
浦當代重臣如浙閩總督趙公廷臣漕撫蔡公士
英皆雅重公先後檄致麾下公亦各有所報効而
蔡公尤以公剴土寇功在諸將上具疏請於朝
謂堪大任公又謝曰吾之壯也不克自樹唯以母
故覲顏至今今血氣就衰得菽水承歡以畢餘年
足矣夫復何為而倏而杭太夫人之訃至公哀慟
擗踊恨不親含斂匍匐歸既棄大事慷慨流涕謂

吾今而奚有此不灰之身以為贅疣乎自是無復
意人間世閉門却掃待盡而已未幾遂卒嗚呼是
可傷也予不識公而公之諸子皆與予遊其以狀
請也予不獲辭乃特推公所以事母之心與累有
功而不居之故以見公之自視歛狀有過人者而
其他友兄弟睦宗族周卹急難諸善行固不細書
蓋亦悲公之遇寄予所感悼以求無媿於辭尚其
不為學古者之所非也已公生於萬曆四十七年
八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

享年七十有四歲配某氏子孫若干人將以某年
月日葬某處是用備書祈立言君子錫之鴻章以
光九京李氏子孫感且不朽謹狀

雖表一氏而有國事可備太史
之采首尾叙述尤見作者自命

哭戴務旃記

昭陽作噩秋鷹阿山樵戴務旃先生歿華山王弘
撰為位而哭既三年矣柔兆困敦春於舊京讀其
弟無忝所為先生傳又聞其二子藿盧篠泉之廬
於先生之墓也作而號曰夫先生之生猶之生乎

先生之死猶之死乎抑先生之生如死乎先生之
死如生乎將先生之生有不足於生先生之死有
不足於死乎抑先生之生有以慰其生先生之死
有以慰其死乎先生知予乎予又惡敢謂不知先
生乎曷言乎生猶之生自少而壯自壯而老也曷
言乎死猶之死魂升於天魄歸於地也人之常也
曷言乎生如死放浪形骸流觀山海倏然之志無
繫於塵壒之世也曷言乎死如生道德可貞翰墨
有永浩朕之氣長存於宇宙之間也先生之異也

曷言乎生之不足。君父之恩。罔極。呼天有淚也。曷言乎死之不足。臣子之心。未畢。入地猶視也。先生之所自戚也。曷言乎生有以慰。夸之有齊也。長之有桀也。以無忝為之第也。何言乎死有以慰。偉元之柏為枯也。季義之鹿為殉也。以藿廬篠泉為之子也。人之所無憾也。

過尉氏登嘯臺贈王羽臣

是也 臺痛 哭 羽嘗評杜子美同谷歌曰哭有時創作千古絕

高臺城東隅。云是嗣宗迹。令尹為政暇。寤言追遙昔。林端列軒楹。平野連廣陌。遐矚蕩餘靄。遠風吹砂磧。猶疑明月夜。長歎殷茵席。怒虎與淒鳶。蒼茫落深澤。况吟詠懷篇。浩氣蘊金石。沉醉稱至慎。改先愜所適。途窮寧免哭。青眼聊復白。千載相知人。渺如山嶽隔。垂簾俯晚市。惻惻歎形役。裴俠獨立君。賀循念歸客。鳳鸞不栖棘。天表厲風翮。倘遇蘇門儔。更期慰今夕。

裴俠為守清慎奉公時人莫比號獨立使君虞喜博學賀循每詣之信宿忘歸此美羽臣

猶是向山路依狀流水村荒墟遺敗竈宿莽鬻顏
 垣不見桑麻長何知雨露存遲徊拜家慶洒淚到
 黃昏
至矣亦不
念最勵
抵潛村舊居

少陵悲道路元亮即園田涼月四松下疏風五柳
 煎心蘇靈武事詩記義熙年希跡懷之子餘生枕
 石眠
早荒之後幾於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
矣翁之所懷愴多所悲也五六有涼慨

二賢分起分承合結
 以已志章法清楚
 畫仇十洲畫郭令公家慶圖

畫貴氣韻生動以山水為上而郭若虛之論獨歸
 於軒冕才賢巖穴上士要在發曠代之迹炳煥無
 窮至宮室一科最號難工蓋臺榭戶牖有量有制
 折筭尺寸曾無少差乃為合作東於規矩準繩筆
 墨既不可以逞而一沙界畫畦畛復易入庸俗自
 晉隋以來鮮有能者迄五代衛賢始以此名家及
 宋郭忠恕出游於規矩準繩之內而不為所窘視

賢不啻過之。故論者以為古今獨絕。吳中仇十洲妙究六法。名重一代。尤善臨古人之蹟。追蹤媿歟。此郭令公家慶圖。大抵有所規撫。而幽陽麗區。茂林脩竹。傑閣邃宇。畫棟雕闌。與夫花草禽鳥。几榻帷帳。管絃罇壘。名馬珍物之屬。無不具中。堂據牀而坐。鬢髮蒼狀。和敬在色者。令公也。左七壻。右八子。嬉於前者為孩。四乃其孫。庶下使令之人。凡二十五。後宮自夫人以下。凡為婦女七十二。孩二十。三門外鹵簿前導。御輦掀簾者。天子臨幸。羽林扈

從騎者。步者凡三十二。其經營位置。隨類傅彩。取賞於瀟洒。見情於高大。精密精麗之中。有放逸之致。滄鬱無塵埃氣。亦可謂妙理從容。自能中度者矣。按史令公歲入官俸。無慮二十四萬緡。宅居親仁里。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相出入。不知其居。前後賜。后田美器。名園甲館。不勝記。以身為天下安危者。二十年。子孫蕃衍。多以功名顯富貴。壽考哀榮。終始三代。而下一人而已。今觀此圖。庶幾得之。令人想見其勳業文物之盛。君臣際合。保

又艱難雲龍叶應山河盟誓赫狀筆墨之表士君子博綜載籍睹往昭來指鑒賢愚發明治亂於此寧不憬然知所勸勉乎裕菴明府弱冠有大志方自奮於功名之會屬予為題當非收藏好事者可比而予山澤之癯也年迫八十豈能以揮豪染翰作馬援據鞍顧盼以示不衰故態俯仰陳迹感慨興懷所謂文未盡經緯而書不能形容繼之於畫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者非好學深思心知其義又豈易一二為人言邪

於畫理畫趣皆確有所據而為言非泛狀者

晚坐有感

無奈好花凋欲盡誰教惡木長成陰殷勤唯有歸栖鳥晚來猶作舊帝音

為李虞臣題董文敏字冊

文敏書初從北海入既而出入海嶽松雪間晚年間摹魯公此冊骨氣清秀有翩翩自逝之態是其平生長處所謂偶狀欲書合作也視龍威虎震劍拔弩張當有間耳

孫過庭論書有五合五乖神怡務閒一合也
感惠徇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
發四合也偶欲書五合也心遠體雷一墨
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求者
不稱四乖也情急手闌五乖也今之求者
應者皆昧此義子故附錄之為吾黨告者

題曹雲西畫

華亭曹貞素畫山水人物為元四家之亞此盤桓
孤松之下藉草揮豪翩翩自得髣髴如見其落紙
雲煙與濤聲相亂也昔郭河陽作連山一望松為
文潞公壽妙蹟弗睹冥搜遐想彼一丘一壑自謂
過之者苟其瀟洒出塵發幽潛之光亦何必遽減

於千巖萬瀑作如是觀可矣

荅員子進問焦京之易

承手札焦延壽一卦直一日用周易之序京房主
六日七分用太玄之序望解釋清楚指示迷津僕
固無知感足下虛懷垂問輒畧述所聞不敢逞已
意為杜撰之說也惟足下察之昔延壽作易林一
名大易通變一卦變六十四卦總四千九十六卦
為韻語如其數其詞類古繇詞如左傳漢書所載
諸語似識似謠或時援引古事間有重複其說長

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
 候一爻主一日六十卦主三百六十日餘震離兌
 坎四卦二十四爻為二至二分用事之日不在六
 十卦輪直之數專主四時節候坎冬至震春分離
 夏至兌秋分其占各以其日觀其善惡所謂用周
 易之序者即今本義始乾終未濟者是也延壽之
 學傳於京房既以震離兌坎四正卦直四時各主
 一方又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為十
 二辟各統一月餘分四十八卦為公候卿大夫以

佐之狀每歲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遂為
 六日七分之說除三百六十餘五日四分之每一每
 日分為八十分五日為四百分日之一又分為二
 十分是四百二十分六十卦分之六七四十二故
 每卦得六日七分也所謂用太玄之序者其直日
 圖列四正卦二十四爻以司一歲二十四氣除四
 正卦外以六十卦分公辟侯大夫卿三百六十爻
 以司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其次第與
 揚雄之太玄同太玄始於中終於養中者法於中

乎養者法於頤是也房去四正卦而用止六十卦故卦直六日七分雄除四正卦重二十一卦為八十一卦則卦直四日有半是雄與房法亦有更改方虛谷謂太玄精於卦氣特以其所紀日星氣候比房稍詳而增損遷變以已意強排故朱子謂其拙也合而言之二氏之說亦各有異唯以卦氣起於中孚則同宋咸著論言卦氣起中孚非聖人之旨朱氏難咸謂中孚十一月之卦也歲始於冬至曆始於牽牛日始於夜半故卦必始於十一月夫

律歷始於十一月是矣而以中孚為十一月之卦則果何義朱氏又謂人之慮始於心思使中孚取心思之義則起於咸亦可太玄以中准中孚言陽氣潛萌於黃宮信無不在其中使中孚取孚信之義則起於无妄亦可何必中孚復以一陽初生謂之冬至之候有說也以一陽震動於坎離之中謂之冬至之候有說中孚以兌與為卦而謂之冬至則何說也近世章斗津謂豚魚江豚也水澤中物而得風之信者澤物信風一出天狀仲冬豚魚至

物至以其時。即中孚豚魚之象。故謂十一月卦屬
 之中孚。僕謂此亦卦爻之序耳。是中孚次於十一
 月。非卦起中孚也。上經乾起甲子。泰甲戌。噬嗑甲
 申。至離三十卦。一百八十日。而三甲盡。下經咸起
 甲午。損甲辰。震甲寅。至節癸亥而終。亦三十卦。一
 百八十日。而年一周。節曰天地節。而四時成。節而
 信之。故受之以中孚也。受之云者。非起之謂也。并
 疑者。先儒云。坎離震兌之與乾坤諸卦。一也。坎離
 震兌主二十四氣。而乾坤諸卦主六日七分。何耶。

合六十卦為日三百六十五日。四分之一附之一
 歲。則有餘。而加之。閏則不足。若之。何其主一歲耶。
 盈縮餘閏。初無常時。而卦之所直。則有定日。又烏
 能候寒溫耶。蓋卦之爻實數也。歲之曰虛數也。歲
 月不盡之曰積。而為閏。則加算焉。使六十四卦任
 我意分之。減去二十四爻。易置其位。何取乎。經此
 房與雄之非也。唐孔穎達疏。復之七日來復。以為
 六日七分。分之數。云剝卦陽氣之盡。在於九月之末。
 十月當純坤。用事坤卦。有六日七分。坤卦之盡。則

復卦陽來是從剝至陽復隔坤之卦六日七分舉成數言之故云七日也又或者謂日當為月言自五月陽剝而陰長以至於十一月而一陽生是七月而來復也夫自五月坤之初六一陰用事至於十月坤之上六純陰用事是坤之六爻於一歲中主六月設只以十月純坤用事言之則一月三十日又豈可云七日而復也若以六日七分說為狀既一卦主六日七分則十月一月已隔五卦非只坤之一卦明矣蓋一卦之變歷數七故曰七日

來復文甚明為陽言故言日臨為陰言故言月謂日當為月是輕改聖言謂舉成數是混解聖言皆妄也章山堂謂其迂曲僻怪牽強配合楊止菴謂其與易理滋失也宜矣僕嘗三復之唯胡玉齋因邵詩冬至子之半推之以卦分配節候由復卦冬至子之半至乾交夏至午之半三十二卦為陽由始卦夏至午之半至坤交冬至子之半三十二卦為陰卦爻自狀與天地之節候相脗合出彼三氏之右章氏謂一卦直一日自乾直甲子以至未濟

直癸亥則六周為三百六十日而氣餘五日四分
 日之一又當以甲子起之非周一歲之義也故卦
 氣之說當以費直序一爻主一日卦主三百六十
 日者為是蔡季通謂邵子亦用六日七分朱子謂
 未見邵子說處僕觀邵子論太玄準易謂其意趣
 同而指用異其生數異其體用異其始終異而其
 所以同者則陰陽五行變化之理也僕以理而求
 故獨以章氏之說為得義海云乾坤二卦天地闔
 闢終始於其間故曰乾坤為易之門也陽不得陰

之助不能任以生物陰不得陽之助不能任以成
 物乾坤二卦六陰六陽天地盈虛消長之道配於
 四時十二月周而復始陰陽代謝之功畢矣今謂
 乾坤亦只分主六日七分則乾坤之用小矣復一
 陽生故曰七日來復天行也利有攸往剛長也臨
 二陽生故曰剛浸而長也始一陰生故曰柔遇剛
 也一陰之來小人道亨故變復為姤遯二陰生故
 曰浸而長也二陰之長君子道消故變臨為遯夫
 五陽並進上一陰將隕而眾陽之盛君子之道亨

以剛決柔故變剝而為夬夬決也剛決柔也利有
攸往剛長乃終也剝五陰並進上一陽將落而眾
陰之盛小人之道亨狀柔不能以決剛而剛自隕
故變夬為剝易曰剝剝也柔變剛也不利有攸往
小人長也觀夫陰陽相生剛柔迭用四時之所變
化萬物之所終始莫不備於斯矣此易道也體天
地之撰通神明之德聖人之所以知進退存亡而
不失其正也焦京之學專主占筮其言不經與易
道無涉所云得隱士之說託之孟氏者皆非也故

僕責亂易之罪以焦為首而京為甚嘗考圖象辨
疑亦深以京為非或曰房之術以候風雨寒溫各
有效驗則何可貶曰非也天下之小術雖閱擇時
日算布五行察尋地脉以至猥瑣邪僻之書無不
借易以為說蓋天下之理無有不麗於陰陽者故
淺陋之術皆得假聖人之糟粕以為精深所以眩
惑斯人而取售於世房之所以用之之驗者乃其
術也而非易也焦嘗曰得我道以亾身者必京生
也京作易傳專主五行如漢書所載休咎效驗近

於語怪卒以不保其身至於棄市如此則不但非
 易即其術之為占亦奚足貴哉班氏曰彷彿一端
 假經設誼依託象類或不免乎億則屢中又曰京
 房區區不量淺深危言刺譏搆怨強臣罪辜不旋
 踵亦不密以失身斯二言者足以蔽京矣足下好
 學深思故僕不憚媿媿至此以相質耳不狀則輕
 議古人僕亦何敢

昨承手翰日已暮使者速返不及裁荅挑燈讀之

又

質言不欺其不苟同之義真學者之心尤可尚也
 焦氏變卦與朱子卦變雖作用不同其實則一韓
 氏所謂其生異其成同其本同其末異者是也僕
 嘗謂變卦者變因乎著也有對待之義而無常也
 卦變者卦自為變也具流行之義而有序也蓋變
 卦是未定底卦變是已定底原未嘗有二而僕所
 謂二者謂道義與技術之分耳邵子云為學失於
 自主張太過此僕與足下今日皆所不免狀僕之
 主張擯焦京者歸於道義之正而足下之主張尊

焦京者恐其流於技術之偏。大抵焦京之說世儒習聞之入於人心者既久久則難變。又况相傳推驗奇異驚人耳目。方且信之如神。自非無我之極。誰肯翻狀自反乎。僕謂其事屬詭僻言多附會。即如漢書天文五行志所載董仲舒劉向劉歆京房輩之所云云。彼此互異實無準的。故難免於劉知幾之譏也。至以火珠林為擬。尤非所宜。苟申其說。即筵筭靈棋梅花數一撮金錢木丸亦皆有靈。豈得與易並稱哉。又謂廢焦易不明孔聖引仲

類之法。百姓何以與能。狀則無焦易而周易遂熄乎。六十四卦有象。有占。有變。備於繫辭傳。豈在焦易。程子易傳言理不言象數。特所重者理耳。非廢占也。他日云占出於自狀之理。又云卜筮所以決疑也。今之人獨計其一身之窮通而已。非惑夫其意可見矣。足下以孔子程子較是非是巧訾也。朱子云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缺。只是於本義不合。易本是卜筮之書。於是作本義以補程子之所未備。他日又云某本義只是卜筮大綱。若義

理充實。通滿離不得。程夫子書也。其為註間不從。程子者。學貴自得。各有所見。不關其言。占與不言。占也。向謂吾里鮮真讀書求道之士。今得足下為之喜而不寐。又以相知之晚為憾。社廟忽生蒼洵。異事足下。歸笑於僕。是何言與。若謂其生不百莖。而五十莖復歸。責於僕之擯。焦京於易為不備。此至教也。敢不祇承。

又天地之間理而已。理有難明。則以象數明之。象數

與理元非二也。數始於一二。備於三三。外皆衍也。故爻惟三。此自狀之數。不可易也。三畫卦之象。列至於八。而盡八外無象也。故卦有八。此自狀之象。不可易也。僕敢自信斯言為確。先儒以三居生數之中。為生數之主。八居成數之中。為成數之主。故爻成於三。而卦成於八。猶餘論也。

答從子宜純問蠱巽之辭。

先甲後甲。先庚後庚。先儒之說不一。吾平心備求。為汝折衷言之。實亦不敢自謂。遂得聖人之意也。

甲者始也。見於禮記。程子曰：甲數之首事之始也。治蠱之道，當思慮其先後。三日，蓋推原先後為救弊可久之道。先甲謂先於此，究其所以狀也。後甲謂後於此，慮其將狀也。一日、二日、至於三日，言慮之深，推之遠也。制作政教之類，則云甲舉其首也。發號施令之事，則云庚有所更變也。朱子曰：甲日之始也，事之端也。先甲三日，辛也。後甲三日，丁也。前事過中而將壞，則可自新，以為後事之端，而不使至於大壞。後事方始而尚新，狀更當致其丁寧。

之意，以監其前事之失，而不使至於速壞。聖人之戒深也。朱子之言本之鄭康成。狀自新丁寧之說，以迂。程子之言本之王輔嗣。輔嗣曰：甲者創制之令也。創制不可責之以舊，故先之三日，後之三日，使令治而後乃誅也。因事申命，終則復始，若天之行用四時也。胡雲峰曰：蠱繇與艮而成，從艮與看也。先天甲在東之離，由甲逆數三位得艮，先甲三日也。自甲順數三位得巽，後甲三日也。狀則上艮止下卑巽，所以為蠱於艮，得先甲三日之辛於巽得。

後甲三日之下。又所以治蠱也。說艮與為合。而於所以治蠱。仍不免用自新。丁寧之解。項平菴曰。先後者。上下卦也。三日者。三爻也。徐古為亦曰。先後三者。六爻也。來瞿塘本之曰。先三者。下三爻也。與也。後三者。上三爻也。艮也。當蠱之時。亂極必治。占者。固元亨矣。狀豈靜以俟其治哉。必歷涉艱難。險阻。以撥亂反正。知其先之三爻。乃與之柔懦。所以成其蠱也。則因其柔懦。而矯之以剛果。知其後之三爻。乃艮之止息。所以成其蠱也。則因其止息。

而矯之以奮發。斯可以元亨而天下治矣。庚與更同。古字通用。見於史記。程子曰。庚者變更之始也。十干戊己為中。過中則變。故謂之庚。事之改更。當原始要終。如先甲後甲之義。如是則吉也。朱子曰。庚更也。事之變也。先庚三日。丁也。後庚三日。癸也。丁所以丁寧於其變之前。癸所以揆度於其變之後。有所變更。而得此占者。如是則吉也。狀揆度之說。亦似迂。朱子又嘗云。丁辛皆古人祭祀之日。癸日不見用。處蓋亦以為疑也。胡安定曰。庚甲取申。

令之義甲於五行為木於四時為春仁恩之道也
 蓋蠱者承衰亂之後聖人當以仁恩之令拯濟之
 故曰先甲後甲庚者於五行為金於四時為秋金
 主斷割秋主嚴厲此與為風之象無所不入主人
 君之號令言五處人君之位其發號施令在於當
 其賞罰在乎信使善者知勸惡者知懼朕賞罰號
 令之出將使天下之人皆服從之固不可驟朕而
 行故先三日以申諭之後三日以丁寧之使民知
 其號令之必行賞罰之必信有所戒懼則天下大

治而吉矣張中溪曰蠱言先後甲而曰終則有始
 與言先後庚而曰无初有終蓋甲者十干之首事
 之端也故謂之終則有始庚者十干之過中事之
 當更者也故謂之无初有終况與九五乃蠱六五
 之變蠱者事之壞也以造事言之故取諸甲與者
 事之權也以更事言之故取諸庚易於甲庚皆曰
 先後三日者蓋聖人謹其始終之意也胡雲峰曰
 文王發先天於象故取先天艮與前後三卦其方
 為甲周公發後天於爻故取後天艮與前後三卦

其方為庚與體本無艮九五變則為巽下艮上之
 蠱故特於此爻發之先庚後庚申命以防蠱也來
 瞿塘謂文王圓圖艮巽夾震木於東之中故曰先
 甲後甲言巽先於甲艮後於甲也伏羲圓圖艮巽
 夾坎水於西之中故曰先庚後庚言巽先於庚艮
 後於庚也亦得之雲峰之言其以震木在兌澤之
 上釋利涉大川者則用互卦之說也朱漢上有云
 春分之日旦出於甲秋分之日暮入於庚甲庚者
 天地之始終也先甲三日辛壬癸天運之終事之

已壞終象也後甲三日乙丙丁天運之始事之將
 興始爻也平菴曰先甲三日蠱之下三爻巽以行
 事也後甲三日蠱之上三爻止而不行又將復蠱
 也天道自巽而艮復自艮而巽故曰終則有始天
 行也明事未有不蠱蠱木有不復造者此以天道
 言也故不言吉凶先庚三日巽之下三爻行事之
 初我與民皆未信也後庚三日巽之上三爻行而
 又行我與民皆信之矣故曰後庚三日吉明初猶
 未吉至終而後占此以人事言也故以吉終之此

說較長別有說者於蠱曰乾剛上而坤柔下為蠱
 艮者乾之終巽者坤之始始終始之間元氣流行無
 不亨通故曰元亨隨以兌終故言利貞蠱以艮終
 故不言利貞利涉大川得巽而行得艮而止也甲
 言始也以支言之子寅辰為先天甲在後天則歷艮
 而抵於巽午申戌為後甲在先天則歷巽而抵於
 艮以干言之先甲辛壬癸也辛為金生壬癸之水
 以養甲木後甲乙丙丁也乙亦為木佐乎甲以養
 丙丁之火皆原始之道也先天艮位乾居之先天

巽位坤居之故諸爻有父母之義或曰易以陰為
 亂陽為治陽生於子而盡於巳先甲屬陽自甲子
 至癸巳而陽窮後甲為陰自甲午至癸亥而陰盡
 自甲子至癸亥自始至終繇治至亂非盡而何先
 庚以庚午至巳亥屬陰後庚以庚子至巳巳屬陽
 先庚皆陰亂極將治後庚繼起皆陽自亂而又治
 故曰無初有終自甲至癸如物之繇維至老有必
 壞之勢自庚至巳如繼起之君整頓前規有申命
 之意故異於甲也於巽九五曰五為巽主于物有

潔齊之德故貞吉悔凶而无不利也于帝有代終
 之功故无初而有終也先庚後庚與蠱之先甲後
 甲相待而成甲屬仁原始之氣備庚屬金要終之
 事立郝仲興云先甲後甲因先後二卦正倒取象
 蠱之初六自隨上來在隨為先在蠱為後先三後
 三上兌下巽往來之象先三日至甲終也後三日
 自甲始也凡時之終不于終之日必有所先凡時
 之始不於始之日必有所後也先庚三日後庚三
 日者巽反為兌兌居庚方後庚三日以癸為終而

先庚三日無可為始故云無初有終所以與甲異
 也按先甲三日辛壬癸也不有終乎後甲三日乙
 丙丁也不有始乎孔子象傳曰終則有始天行也
 天行必始甲終癸也先庚三日丁戊已無甲固無
 初也後庚三日辛壬癸不有終乎周公爻辭曰無
 初有終其異於民也至矣若先甲後甲不尊孔子
 終則有始之象傳先庚後庚不尊周公無初有終
 之爻辭止曰辛自新也丁丁寧也癸揆度也恐失
 之纖巧無當於蠱巽也熊朋來嘗以蠱隨相伏巽

震相伏實為發其端而近日方羽南則謂先後天
 艮巽之方皆未及甲庚而文周於此致戒焉邵子
 所謂用不過乎寅申其妙於守中者乎蓋甲庚皆
 在艮巽之中而以甲子甲戌甲申為先甲申屬庚
 方甲午甲辰甲寅為後甲寅屬甲方甲庚相貫寅
 申為用又自有可參觀者汝更研之若別有所見
 當以相告此教學相長之義也

五十者數之節也孔子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

者謂或五年或十年正與上數字應如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之類今連讀五十以與言之時不
 合故疑為卒字誤分袁坤儀謂易之數莫尊於五
 十孔子五十以學易蓋欲即五十之數以明理也
 非論年也此亦一說狀吾恐未必是孔子之意不
 如前說之自狀為得也今人手指數五合二手則十故
 又

近日之言易者非雜則妄雜則淺鄙妄則穿鑿而
 穿鑿者究亦祇見其淺鄙於所謂體用一源顯微

無間者。茫如也。歛有吳惟喬氏謂義皇本洛書衍
 先天而畫卦以立體。文王本河圖衍後天而繫辭
 以致用。孔子則兼先後天以贊易而後大業生。蓋
 以天尊地卑云云為先天。帝出乎震云云為後天。
 易有太極云云為兼先後天。亦出自先儒之說。敏
 悟所至。極有發明。自成一家言。昔邵子嘗自謂得
 先天之學。惟喬謂邵子於先天圖看得極透。於後
 天圖未能真知。京房主歸藏配節氣。則不知而作
 者也。遂自謂得後天之學。所作後天發隱衍後天

八卦圖為六十四卦。橫圓方三圖。本之孔子大傳
 之言。其序震益噬嗑復隨无妄屯頤恒巽鼎升大
 過。姤井蠱豐家人離明夷革同人既濟賁豫觀晉
 坤萃否比剝歸妹中孚睽臨兌履節損大壯小畜
 大有泰夬乾需大畜解渙未濟師困訟坎蒙小過
 漸旅謙咸遯蹇艮所為首震者。震屬寅宮之卦。以
 天地之終始言之。則人生於寅也。以一歲之終始
 言之。則寅為歲首也。以一日之終始言之。則日出
 寅時也。先天明陰陽。乾為天。故首乾。天統陰陽。故

陽順陰逆。後天明四時。日統四時。故首震法。日左旋。故有順無逆。日乃天之主。故稱帝。日出東方。故帝出乎震。而繼之以風雷益。火雷噬嗑。地雷復。澤雷隨。天雷无妄。水雷屯。山雷頤。八卦俱屬震。故居正東之震位。而繼之以雷風恒。重巽。火風鼎。地風升。澤風大過。天風姤。水風井。山風蠱。八卦俱屬巽。故居東南之巽位。而繼之以雷火豐。風火家人。重離。地火明夷。澤火革。天火同人。水火既濟。山火賁。八卦俱屬離。故居正南之離位。而繼之以雷地豫。

風地觀。火地晉。重坤。澤地萃。天地否。水地比。山地剝。八卦俱屬坤。故居西南之坤位。而繼之以雷澤歸妹。風澤中孚。火澤睽。地澤臨。重兌。天澤履。水澤節。山澤損。八卦俱屬兌。故居正西之兌位。而繼之以雷天大壯。風天小畜。火天大有。地天泰。澤天夬。重乾。水天需。山天大畜。八卦俱屬乾。故居西北之乾位。而繼之以雷水解。風水渙。火水未濟。地水師。澤水困。天水訟。重坎。山水蒙。八卦俱屬坎。故居正北之坎位。而繼之以雷山小過。風山漸。火山旅。地

山謙澤山咸天山遯水山蹇重艮終焉八卦俱屬
 艮故居東北之艮位而繼之以震內卦首震終艮
 外卦亦首震終艮一如先天之首乾終坤焉所為
 合河圖者河圖三八木居東後天震巽二木卦亦
 居東為春為仁河圖二七火居南後天離火卦亦
 居南為夏為禮河圖四九金居西後天兌乾二金
 卦亦居西為秋為義河圖一六水居北後天坎水
 卦亦居北為冬為智河圖五十土居中後天艮坤
 二土卦亦居於六卦之中為信為四季東北自大

壯迄頤三十二陽卦俱內陽而外陰主陽而客陰
 也西南自恒迄損三十二陰卦俱內陰而外陽主
 陰而客陽也說亦有理狀必牽引五行合數配方
 位方可相通而周易固不言五行也予嘗以先儒
 謂伏羲則圖書作八卦為不合於大傳今惟喬之
 論所執者大傳而不復通顧全傳乃其一端之見
 正朱子所謂通透一路者亦足以見易道廣大長
 學者之識為研易之助無所不可非楚中妄人可
 比故樂為汝言之若謂其確出聖人之意則不得

本原斷乎不敢許也

又答問三墳

周官太卜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孔安國序書謂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墳
 大也言大道也釋名墳分也天地人為治三才之
 分也其書不傳今傳者毛漸所得有序有晉阮咸
 注乃偽作也三墳以山氣形為別各有爻卦大象
 山墳天皇伏羲氏言君臣民物陰陽兵象謂之連
 山易夏因之氣墳人皇神農氏言歸藏生動長育

止殺謂之歸藏易商因之形墳地皇軒轅氏言天
 地日月山川雲氣謂之乾坤易周因之山墳有姓
 紀皇策之篇氣墳形墳各有政典之篇與周官太
 卜所掌三易異羅廬陵考諸儒之說頗備而謂此
 書淺鄙大抵假義炎黃帝為言以遷就於孔說也
 吳淵穎曰周易古矣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
 薄水火不相射此先天之易伏羲之所畫者也文
 王修之伏羲豈以連山為易又首艮乎夫連山蓋
 列山也列山本神農之舊國首艮又有重山之象

連山非屬之神農而誰乎。歸藏本黃帝之別號。初坤初乾初離初坎初兌初艮初震初巽乃歸藏初經。歸藏非他易也。乾坤是已。又何析而為二乎。唐藝文志連山十卷。司馬膺注今亡。歸藏十三卷。晉薛貞注。今或雜見他書。題類焦贛易林。非古易也。桓譚新論。連山藏於蘭臺。歸藏藏於太卜。可知二書。亡於漢後。而古三易自三墳。自三墳。則淵。穎所云。食肉不食馬肝。未為不知味者。亦付之不論。不議之。條可矣。

翁研易有年所著周易圖說述周易筮述問業若鮮翁嘗謂予曰近來攻制義者不乏時進與吾家阿純耳讀此數札獨員子

募建陳希夸先生祠序

劉禹錫云。山有仙則名。華山名甲域中。而世之言仙者。類稱陳希夸先生。不啻吾儒之有新安朱子也。今國家敷文崇道。於古賢人君子。及隱逸高尚之士。令所在咸嚴飭俎豆。乃華山之下。祀先生者。僅玉泉院數椽。有卧像在小石洞中。湫隘殊甚。而天中張使君詩云。希夸卧處此元非。蓋先生遺跡。

在山者為西峰，在山下者為雲臺觀。按雲臺觀，即唐衛包所謂下方，雖始於後周武帝為焦道廣建而荒廢已久。先生重開荆榛，潛居其中數十年，著三峰寓言、釣潭集諸書，迨朱子有主管之命，自稱雲臺真逸，為希奇直下諸孫，雖聲教未加而勝跡聞於天下，傳於後世。予嘗徘徊周覽，其上為大殿，祀西嶽諸神，其右即焦祠，其左有隙地，可數十弓，擬為先生立一祠，與焦祠並列，而力之不給，構造為艱。是用告諸大人君子，合成之，彰貞士之流。

風備名山之盛事，非他不度之祀可比也。竊聞先生少負經綸之志，值世亂，嘗欲大有所為，後聞宋太祖興墜，驢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為石隱之計。及太宗三召，遣宋琪問鍊養之道，先生答以君臣同德，興化致治，勤行修鍊，無過於此。蓋先生儒者也，无深於易，得四聖之傳，啓宋諸儒之先。朱子本義首列諸圖，皆自先生發之，實為吾道之宗。而世徒以仙稱之，則妙矣。予之尊事先生，有在此而不。在彼者，他日將結茅其側，以老冀於先生之學。少

有窺焉此又予之私也

雲臺觀無希夸祠誠為缺典此亦吾黨之責也當圖共成之

題陸奇畫蘭卷

草木之花見取於大聖人者唯蘭蓋昔孔子歷聘諸侯自衛反魯見於隱谷之中歎其為王者香與眾草伍止車援琴為猗蘭操傷不逢時也唐韓愈擬作有云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似慰之者今觀此畫卷筆墨瀟灑宛若習習谷風飄拂衣袂不覺起道遙九州一身將老之感至

年其寫形傳神不著培塿亦復使人想見鄭思肖當年

昔人云趙昌寫花形徐熙傳花神昌宋宗室熙江南處士所南不著培塿正與倪迂不作畧同物意

題唐六如畫嚴子陵像

世謂嚴子陵與光武同卧以足加帝腹太史奏客星犯帝坐千載傳為美談私臆其人必岸狀磊珂嚴峻倨傲而唐六如為寫此圖豐而腴温恭之色可掬又絕不作披裘荷竿故態點綴桐江煙水其

中所蘊殆異尋常。疑菴之寶而藏之，有以也。予獨異處士，雖高節何至以足加腹之細事。上干象緯，即天子至貴，官府中舉動，有不止於與故人同卧者。若一一皆應，豈所以為天哉。抑考客星有五，曰周伯曰老子曰王蓬絮曰國皇曰温星。有所犯者，必凶。固與少微不同意者。客星犯帝坐，光武心知其為不祥之象，而惡之。姑以子陵之事掩之。史臣未習天官書，從而艷稱之，為其所愚而弗悟。與不狀則子陵者一災戾所鍾，不祥之人。與後漢天文

志建武三十二年客星居周地。後二年光武之崩，應之。故近世范氏舉正謂其為上天譴告之使。而或者以客星同於德星，其謬不已。甚乎恨不能起桃花塢中人而更論之。

發人所未發引建武三十二年事証據符合遂為不易之論
贈張令公

行盡江南萬里程。歸來風月有餘清。故林新見嚶鳴侶，不是悠悠几鳥聲。
又

高卧東籬有所思故園涼冷少人知不因之子愜
幽興采得黃花欲問誰

令公詩乘正聲不染時習故翁有取焉問遺
也詩云雜佩以問之又見曲禮左傳杜工部
詩鄰家問不違

簡宋澄溪明府

昨晤李廣文得聞尊論不勝惶悚僕腐儒也性本
愚直拙於應對兼以望八之年力疲神憊步履艱
難一切世務久不相關頃以地方之變迫於不得
已而出從此當復斂跡山茨矣所望齒頰弗及物

色因加即有顯者垂問實以衰老無用為言若
至尊之前尤以隕越是懼所關匪細明府斯文宗
匠吾道主盟唯希俯察微衷曲賜矜全使得安於
草澤晚節無虧則感同生我矣

宋明府來華下有此簡
予以告翁故翁有此簡

贈佟峻公明府序

古今之時勢日異後代之制勝於前代者無如郡
縣而歷代建官其與民最親者無如守令守令不
得其人雖公卿大夫之賢盈廷而天下無繇以治

予嘗仰稽漢唐以來循吏名光史冊而予郡有以
 英年自樹者率推冠萊公萊公勲業赫卓位至宰
 輔為宋之冠冕顧其初則兩為令悉心民事廉惠
 明決倘儻非常之略固已裕於宰百里之日矣乃
 今見永寧明府峻公佟君其所以治永寧者予不
 具論而闔鄉為邑與予邑雖越在兩省實壤相接
 也近有草野愚魯輩不得於其令聚徒而譁幾成
 不測之憂御史臺察而知之為劾罷令而以君代
 攝其事君下車之始別白是非曉諭利害捐去舊

故與為更新凡所以興除疏剔無不盡而淡素自
 甘守其常度崇獎學校勤勸農桑寓撫字於催科
 平訟獄以哀矜踐更旬攝宿弊一清民不知苦而
 耆幼貴賤莫不感戴謳歌以為父母孔通如出一
 口也予更有得於輿誦之表歎其動也正用之則
 和哉精明於渾厚之中為恒情所難昔李文靖不
 樂胡秘監之啓謝方明受政以次漸變使無跡可
 尋君年纔踰弱冠而練達如是世謂古今人不相
 及豈其狀乎予偃蹇畎畝久廢筆硯不與聞外事

乃邑之士民不遠百里而來乞為之詞書諸縑端
 以志不忘予素不識君而徵諸道路之言有不誣
 者於此見好惡之公感應之實焉不覺有慨於心
 輒以予郡之前賢為喻冀君他日之勲業當必有
 與之媿媿者君其勉之無徒鞞狀一笑謂予之為
 秦人而秦語也

李靖參政胡秘監啓賀歷詆前參政以
 譽文靖文靖不樂曰乘人之後而議其非吾
 所不為翁言有蘊籍
 頌美之中不忘規勉
 勸士文

士民之表也興教化正風俗必自士習始孔子論
 士首以行已有恥為言韓昌黎作解先之以宗族
 稱孝鄉黨稱弟蓋重本也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
 毅任重而道遠孟子曰士尚志則居仁由義是也
 先王之制黨庠術序有其地師氏保氏有其職詩
 書以訓之禮樂以節之名物以彰之鱣捷以治之
 為士計至殷國家建立學官申禁令嚴科條率勵
 化服使之躬問學蹈繩桀所為卧碑學校格式赫
 赫具在可鑑焉至條陳政事利弊自公卿以至軍

民皆所不諱。唯生員不許。此非輕之也。愛之也。欲其守身有道。養之以有為也。奈之何。士反不知所。以自愛邪。

與總憲運青張公

弘撰草澤之賤儒也。承老先生忘分下交。雖接談片晷。而所舉皆有關於前古當今之故。真一夕話。勝十年讀書矣。何幸何幸。頃程使君傳尊指謂橫渠張子之父。不從祀於啓聖祠。乃缺典。特以其人事垂問。按橫渠父名迪。仕仁宗朝。雖其事業不大。

表著。而以孟孫氏之例推之。則從祀誠不可少。其木主宜稱曰。宋涪州守贈尚書都官郎中張迪。位在周輔成之下。程珦之上。蓋迪與珦有戚誼。乃尊行也。又康節邵子之父名古。康節皇極經世之學。實自古發之。亦宜並祀。其人無官爵。稱曰宋布衣。邵古而位在程珦之下。可也。弘撰更有請者。昔伊川程子著易傳。乃其一生所極精研之書。每矜慎不輕示人。門人為請。以冀有少進為言。晚年始出。蓋大賢之虛心好學如此。朱子嘗稱其義理充實。

徧滿弘撰亦以為後世學易者多雜技術唯程子
 一出於正得四聖之傳按會典考試士子兼用程
 子之傳朱子之本義自教諭成矩單刻本義孤行
 而程子之傳遂廢百餘年來無有人言之者可慨
 也老先生或有條陳疏時望告朝廷救禮部鄉
 會兩試及督學歲科兩考士子不過程傳者勿錄
 則表章正學有功於斯道非淺小也舊有易傳跋
 今附錄呈覽唯老先生教之

書總憲張公詩後

康熙三十有六年秋都察院左都御史遂寧運青
 張公奉天子詔來祭西嶽華山之神禮既成賦
 詩一章遂行四境之民若無聞者邑宰裕菴董侯
 誦其詩而美之泐石以傳屬予書其後予草茅賤
 子孤陋無知嘗辱公垂詢對語移晷其論為學為
 政之要皆本諸聖賢中正之訓甚具次咨時務予
 曰時務非野人所知古訓則公言已備治平無難
 唯是以實心行實事者少耳公領之而去予聞公
 視學江南振起人文澄清徹底與前任子昆邵公

並稱從前所未有而即公負性過剛公則更劑以
 和平其所成就較大昔杜工部覽元使君詩以為
 知民疾苦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狀參錯天下為邦
 伯萬物吐氣天下少安可待今公之令德亮節為
 朝野傾服行登三事調元贊化非道州可擬又豈
 徒以比興體制見俊哲之情與之頡頏已哉予不
 知詩不能如工部同作而董侯泐石之意亦不僅
 在詞翰故受命不辭而非敢為佞將以示諸後世
 而無媿也

張公好善下士允有古大臣之風而翁恬淡
 自守不失布衣之體可存為華山一段佳話
 予又聞即公之官時翁適寓浦口即
 公嘗就而見之益臭味之投類如此

題李北海書出師表冊

李北海書昔人評為書中仙手其自論有云學我
 者拙似我者死而米海嶽意弗狀也華亭董文敏
 書初實從北海入繼做海嶽以妍秀之姿劑其瘦
 硬遂冠絕一代此出師表為北海遺蹟雖殘缺不
 完正與雲麾岳麓同法恨不使文敏見之耳式武
 善鑒藏為家寶世之臨摹雙鈎者豈其倫乎

正陽門右關將軍廟碑是文敏早年書全做北海子嘗謂其有出藍之美
書鄭方南遊華山詩記後

遊華山記當以李滄溟之篇為冠許敬菴理學名儒文不虛作意在匡世敷教所見者別而袁中郎特擅風流跌宕之致此方南自書記若詩以貽式武者可以繼美矣近時王兩公有圖並詩記藏予歎月樓中於峰巒林泉祠屋徑棧無所不寫能使華山真面目畢列几案間予嘗妄論以為在王安石道之上式武雅意好學而又有山水癖他日過山

茨當出以下酒應不減蘇子美之漢書也

題張北山像

春以溫兮其色秋以肅兮其神陰蒼松以如蓋藉芳草而為茵把太極之圖如中天之日可以自喻而亦可以示人科頭箕踞似希風於嵇阮而志與俗違以自全其所受於天者實願學夫濂洛關閩蓋嘗觀其懷鉛槧窮源流孜孜不倦者皆載道之文也而或欲以雕蟲之技求之則非吾之所敢聞

北山善詩而翁獨喜其輯理學源流之書所取者大也

熙春橋記

華山之麓西三里許曰王道村居者百十家阡陌
 交通桑竹餘陰男耕婦饁髦士攸宜有溪焉源出
 車箱潭潛焉淫焉迤邐而北入於渭春秋之際揭
 厲倍艱時為約以通徒行而租車則淹又以速朽
 是虞戊寅春邑宰裕菴董侯聽政之餘因時令以
 布農事周巡溝遂誠以勤惰問所疾苦童孺行歌
 班白游詣並怡然自適侯顧而樂之出銀錢以勞
 徠之有差或獻野藪濁膠人人以得親侯顏色為

悅幾忘勢分之隔間有以病涉告者侯慨狀曰昔
 賢為政以橋梁不修引為已過予實泣茲土其又
 焉委遂捐貲屬孟生珍鳩工累石為久計孟生受
 命經營不日而成雁齒魚鱗厥狀孔固僉謀泐石
 識德乞予為詞夫司險合方載在周官先王之制
 不厭其詳仁民也不逆地防達其道路使川澤無
 阻仁斯溥矣老夫學農南畝素餐唯惕睹世俗之
 異日以行詐甚且鬪力心竊傷之今喜侯之愛施
 於民而民之質矣如熙春陽穆狀想見古太和之

風焉於是題其橋曰熙春而記之以論後之有聞於斯者

寄碩揆上人

曾訪巖栖逸興乘鶯花世界有傳燈年來水旱君

應邱老去文章我自憎寂寂閒房飛白鳥深深野

苑集青蠅長風萬里江湖迴一任逍遙欲化鵬

碩揆儒者也。有純而隱於浮圖久。主靈隱有讒於常事者。留偈而去。詩故及之。

春興

海雲遙接赤城霞春滿平原百萬家珍重曉來風

起處莫教吹落玉蘭花

晴和天氣看花來。趙徧山阿與水隈。可信春風慙

幽興。紅紅白白一齊開。

一壺春酒正堪攜。雲滿煎山花滿谿。日暮醉眠芳

州地。數聲啼鳥過橋西。

杏樹成林花不同。開時分有淺深紅。嬌容應自誇

三妙。結子還須讓海東。三妙海東皆杏名。

桂楊州知州。慙叟李公墓誌銘。

墓之有誌銘之文也。人子欲不朽其親之孝思也。

顧有文美矣而人弗之信卒以湮沒無傳則華而不實君子弗尚也近世士大夫位高多金修息纖畷身効而不能守其祭祀者往往而有若出不負國處而為德於鄉以佃僮非常之度為和睦博濟之事久而不倦者吾見惟李華西彦瑁而已丁丑秋既為其考妣喪大事不遠三百里躬至吾門而以所自為狀屬文其隧道之石吾讀其狀乃知淵源之有自而作述之相際也故欣欣載筆焉按狀李公諱弘標字元文愨叟其號世為三原人曾祖

考諱尚忠以貢士為武鄉丞祖考諱欲發邑庠生考諱士掄郡庠生妣氏生子三人公其長也公生有異資忠信溫厚篤於孝友失怙後與其叔父同居事之唯謹恂恂蹈規矩不妄言動攻苦澁淡於紛華勢利泊如也博綜經史為文闕中肆外較於有司常出衆人之上門外執經問業者履恆滿嚴教家塾如從子彦珂彦珽皆經指授以成名而身顧數竒不第戊子以拔貢對大廷癸巳授永州府通判時廣西方用兵永與接壤羽檄交馳公

督糧以濟軍需，調度有方，不勞而集，治獄明允，不為深文。周內傳斷如流，案牘為清，臺使者才公前。後屬公攝縣事者三，若零陵、若新田、若寧遠，咸著惠義之蹟。上計以治行最，升桂、楊州知州。桂、陽、疊遭兵燹，凋劫已極，公招集流亡，與為休息，墾荒土，興文教，鋤奸剔弊，修廢舉墜，為久遠計。竟以催科之拙，坐額賦殿，在遷解組。桂、陽人戴之如父母，恨不能從。天子借公，乃乞李大年氏為文。泐石有云：介行持已，真道事人。三異媿於中年，四知同於

關西知者，以為實錄云：公既浩狀賦歸，優游田園，怡情松菊，雖宦游七載，囊橐蕭然，自奉惟約，而歲時崇享祀，收合宗族，施及鄉黨，有窘乏者，則周之婚喪，不能舉者，則助之。他如濬河渠，築橋梁，則首倡捐資，不少靳，與人交，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或有爭訟者，公諭以情理，無不立釋。蓋至誠動物，久而化之，家興仁讓，父老相聚而頌，為樹碑里門，以識其美。吾嘗仰稽前賢，慕范文正之為人，誦其居恆訓子弟語，以為先憂後樂，有文正斯有忠

宣也。今觀於公。不勝戚戚於心焉。流俗曰：媮何斯。風之邈也。公生於明萬曆三十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卒於清康熙十年八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九。以子彥瑁貴。誥封如其官。配王氏。同邑王公諱希宰女。誥封太恭人。太恭人之媮公也。孝事舅姑。曲盡婦道。敬戒無違。克勤克儉。教子以義。方公作宦兩地。皆不從之官。唯勗之以慎起居。潔己愛民。而自受家政。凡中饋事。皆身臨治之。嚴飭內外。男耕女織。秩如也。彥瑁。綰符專城。戒無為。板輿之

迎曰：我自壺內事。奚事遠涉。此能盡忠即孝也。又奚必以鐘鼎奉膝下為能養乎。嗣值歲大祲。陝以西饑殍相暨。出彥瑁積俸所寄。付次子彥玠。為周之不足。則脫簪珥佐之。或以自贍為言。弗聽也。故關中稱好義聲乎遠邇者。咸推公父子。則亦以太恭人之樂善喜施。本之天性者。其內助為多。斯豈尋常閨閣之所有哉。康熙三十一年八月初六日。以疾卒。距生萬曆三十五年四月三十日。享年八十有六。子二人。長即彥瑁。康熙丁未進士。仕

至肇慶府知府娶馮氏馮公良高女次彦玢康熙
 丁卯舉人娶王氏王公長恭女女三人一適邑庠
 生咎文耀一適姚紹陽一適真生孫逢吉孫男四
 人叙采邑庠生娶邳州知州孫文燦女攷采邑庠
 生娶王明遇女卒繼娶邑廩生秦彦女彦瑁出敵
 采邑庠生娶候選州同知秦紹緒女卒繼娶太原
 縣知縣温樹璠女教采娶待贈孟响女彦玢出孫
 女四人彦瑁出者未字彦玢出者一適申思鴻一
 字張某一未字曾孫男二人溜滇俱幼叙采出某

年月日葬某地越明年予始為之誌而系之以銘
 曰其進也忠順不失厥職克修其退也為善最樂惟
 古與儔其歿也倡隨齊德合窆茲丘其子之卜藏
 賁塋也琢詞堅石以納諸幽則予之敢竊比於中
 郎也庶以無媿諗來裔於千秋

華西為吾鄉賢大夫之冠田園自娛不汲汲
 於富貴者翁嘗取仲長統之言為類其亭曰
 樂志唯其以古道不相期故
 雖誌墓之文美而不溢
 募重修山隸亭序

華山谷之西不數十武曰玉泉院白石林立碧澗
 分流而合注鏗訇有聲南望諸峯竦峙北眺平原
 渭水如几案間故有亭翼狀踞虎豹蔭藤蘿白榆
 歷歷嶙峋婆娑煙霏天淨翔禽和鳴倘所云想羽
 人之來儀若玄音之有寄者致足樂也癸甲之變
 疊遭兵燹毀圮無餘僅存遺址孝廉郭子長卜王
 子鳴臯王子伯仁徘徊四矚慨謀重建屬予為詞
 求諸施者凡風雅文學有志於山水之間者咸可
 隨分助之無計多寡使勝地名蹟復還舊觀異日

者杖策提攜相與優游以樂於斯漁於溪釀於泉
 山肴野蔌雜狀前陳當有不減醉翁故事者則古
 今一契老夫雖耄尚能為諸君記之庶幾附青山
 流水以不朽矣志云亭初于陳圖南聞蘇子瞻曾
 修之則於籍無據狀如子瞻正堪藉為此亭重事
 固不妨信其所疑者此其一也
 募祠旁有希有碑記其事修藥王祠序
 人生天地間以萬物為一體故存心濟物謂之仁

者。三才之所以參也。黃帝使岐伯主典藥。以瘳人疾。為醫之始。其德與契之教人倫。稷之教稼穡等。而今世之奉祀為藥王者。則唐華原孫先生也。或稱王。或稱真人。吾不具論。唐史則列在隱逸。謂其通百家說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太宗初召見。不受官。顯慶中復召拜諫議大夫。固辭還山。一時名士如孟詵、盧照鄰輩皆師事之。卒年百有餘歲。其論愈疾之道。推言天人常數。謂高醫道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起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論人事有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之說。亦實得之。淮南鴻烈而有合於聖賢之指。故朱子錄入小學。予尤喜其論養性之要。以自慎為先。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僨不殖。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勲不著。君無畏則亂不治。實詣名言。有出於醫之外者。其他所著書計十有五種。載於道藏。而千金方、鑄石、殺翽、山洞。雖不無為後人所亂。狀用之。

多奇效。蓋醫之有先生，不減於吾儒之有濂洛關
 閩也。可謂盛矣。羽士蘇義定嘗遭危疾，禱於先生，
 服其方而差。發願募建先生祠於雲臺觀中，以報
 德也。夫西方司秋神以白帝為尊，華原屬同郡，則
 祠先生於華嶽之下，固宜。予嘉與眾共成之，故因
 其請而不辭為之。言以告夫世之，以醫知先生者。
 尚。有。未。盡。也。於世道人心，其均有賴乎。

鴻烈原文尚有二能欲多而事之
 鮮一。句。孫。特。舉。二。能。句。欲。多。而。事。之。
 張芝山明府詩序

程朱夫子之學，以明道為任，其道以經世為務。苟
 涉詞章，比於玩物，斯為道病。故其言詩也，在持性
 情，敦倫理，厚風俗。若推敲字句，敷綴藻采，皆末矣。
 芝山張君才高而學優，為韓城宰，廉以約已，慈以
 愛人。政事之餘，雅好吟咏。此戊寅春偶作，鋟木以
 傳。屬予書其簡端。予觀子游在武城，有絃歌之聲，
 子賤在單父，彈琴而治，聖門高弟，當社稷人民之
 任。其從容暇豫之風，千載如見。今四方水旱時有，
 所在况瘁，而少梁之墟，獨稱樂土。君不以簿書為

勞而游思竹素頤情翰墨此豈易得哉猶憶昔者君嘗以事至華下顧予草廬片晷晤對如坐春風其高懷雅度有逾倫等固知士元非百里才也聞邑故有萊陽羅石左公祠邑人士生祀君位於萊陽之次此猶非泛泛者夫高明忠孝迹異心一陳元方之所謂有無間於易之斷金如蘭者何其深於禮意如此也因序君詩輒附及之他時有過其地而想見其人者豈徒以詞章之學翱翔於藝苑也哉

世說載陳仲弓之事未得其實而元方對客之語自是翁特以明理故不嫌引證

鴛鴦歎

錦水有鴛鴦七十二成行花渚交頸同戢翼不與眾鳥相頡頏誰家鳴鷄司晨夜何處振鷺知低昂青田鶴向九皋唳靈丘鸞作千仞翔鴛鴦方自喜畢羅睨在菊一旦失水徒呼號殿瓦墜夢非吉祥別綠岸辭丹嶼哀聲感人生悲傷君不見邯鄲才人潯陽婦虛疑新寵入金屋何曾得意傍蘭牖人生况異雙飛鳥莫厭空牀不獨守

里姬有巫嫁失所者翁感之而作為躁進者
戒也先儒范魯公云巫走多顛躓此之謂與
俱見簡文帝駕鸞鸞賦

春暮

凶鞋竹杖老來身贏得東風九十春
萬紫千紅無數在當前誰是別花人

四書審音序

韓退之云文從字順高子業云字學明六經如指
掌今之為士者矜言文采而字學不講即所朝夕
誦習之四子書承訛襲謬不能是正往往狀矣夫

字學有二一點畫一聲音點畫遠溯諸許氏說文

近參以洪武正韻十得八九而聲音則有未易言

者自周顛以平上去入著四聲切韻沈約作類譜

神珙因之作等子反切以內外八攝總其聲三十

六母總其音聲音之學實興於此而後之論者獨

稱沈約為著邇日顧亭林作音學五書毛大可作

康熙通韻葉嵩巢作韻所各自成書其中不無小

異而研極精微發前人所未發合於自狀之理則

一也先儒謂道之大原出於天子謂聲音之大原

一字緩緩吐便見母音二百九字凡字既出口
一聲有兩半截也
成一聲者母音也
即每字之下半截也
亦以韻自
緩緩吐之歸到成韻處劃狀如兩字其音自見
 而天下之萬聲悉歸於此而無遺蓋歸於天地予
 人自狀之祖氣也其妙旨微言又有出於顧毛葉
 三君之外者甚矣聲音無窮學亦無窮也戊寅春
 暮坐松風水月之亭念年迫八十學媿無成而後
 起之彥亦復寥寥誦停雲榮木之詩不勝平陸成
 江晨華夕喪之感適涇干劉君友山以所作四書
 審音遠屬弁首友山學識淵邃負有為之才不遇

於時魁田以來日事鉛槧其為此書考核詳確闕
 者補之誤者正之視沈龍江之義氣正字正如積
 薪其嘉惠後學之意甚盛予因述夙昔所聞於二
 三君子者以就正焉書既成尚其早出問世以質
 於海內之留心字學者此亦羽翼經傳之大端也
翁嘗言今之作詩者多知韻者少即先
輩名家亦往往昧此字學向可不講也
 廣東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介菴劉君墓表
 孔子過季札之墓書曰嗚呼有吳延陵君子此墓
 表之所自昉也後世操觚之士繁文過當為有道

者之所斥。近時唐襄文歸大僕輩，以斯道為任，每有誤著，謹記其姓名世系爵里生率，而於立身為政之槩，亦唯據其實而直書之，無溢言。漢蔡中郎史才高一代，而自謂獨於郭有道碑無媿辭。良有以也。咸陽劉君介菴，與子為夙交，嘗以古人自期。君宦成而身退，倏狀謝世，君之子既喪大事，乃不遠數百里，詣予山茨，乞表其墓。予慨狀下涕，以為知君無如予者。於是書曰：君諱元勳，字漢臣，介菴其號也。籍居咸陽之鮮原。祖考諱希明，武舉固原。

東路遊擊祖妣李氏，封恭人。考諱君弼，累贈奉政大夫山西冀寧道布政司僉事。早歿，有才無命。士林惜之。妣李氏，累封太宜人。君七歲失怙，太宜人念立孤之難，雪涕忍死，鞠育提誨，勉以成先志。君束脩厲節，唯期無忝所生。故又自號慕孺。甲午舉於鄉。己亥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改戶部廣東清吏司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以祖母年老，乞終養歸。終祖母之喪，仍補本部郎中。辛酉為福建主考，升分巡淮徐道。江南按察使司僉事，加四

級甲子丁太宜人憂服闋補山西冀寧道舉卓異
敕賜蟒衣一襲。詢觀察河東。旋升廣東等處提
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甲戌。自請致仕。甫抵家。以哭
其妹傷於哀。數日遂不起。君性仁厚。而又自負亮
峻。潔以律已。寬以蕪人。言動有則。取與不苟。其事
恭人。暨太宜人。晨昏定省。盡忠養之道。居喪哀毀
骨立。葬祭備禮。為士大夫家法。君既於書無所不
讀。績學綴詞。富有日新。初入翰林。文名藉甚。儕偶
罕與匹者。改戶曹。兩有潞河之役。復權關於湖。皆

著廉節。克盡厥職。恤旗丁。通商旅。以裕國計。典試
七閩。天公失慎。鑿拔多清貧知名士。在淮徐惠政
及民。以獎善懲惡。為急。值黃河泛溢。躬率吏民防
禦。徐城得以不沒。又首倡捐俸。以濟飢民。所全活
無算。在山西。復值大稔。流離載道。甚於在淮。徐曰。
君亟請撫軍。發大有倉米十萬。藩庫銀十萬。賑之。
撫軍謂必俟奏聞。君曰。若是。則溝壑之瘠。豈能待
乎。古有矯詔救民者。請以便宜先發。即得罪。無恨。
於是民得安集。其廉靖寡欲。遇事敢為。不遺餘力。

類如此莊泉粵東嚴帥僚屬以德化為先傳爰論
 報既極明允而案無留牘雪寃息競出滯達幽畫
 如也致政而歸渣狀遽逝朝野痛惜焉配岳氏
 贈淑人同邑岳公收女未笄歸君恭敬無違以勤
 儉治家凡君所為生事必葬備物盡禮與處宗族
 端戚曲有恩義亦皆淑人之助居多蓋其幼承名
 父之訓習女憲故能識道理克修婦職至減性以
 殉所生之容尤為閨閣所罕觀云君生於明崇禎
 六年三月十八日卒於清康熙三十四年十月初

二日享年六十有三淑人生於明崇禎六年二月
 初七日卒於清康熙十四年五月十九日享年四
 十有三子五人企向山東青州府昌樂縣知縣企
 基浙江台州府寧海縣知縣企禎吏部候選司務
 企陶企峻俱貢生孫一人釗貢生其合葬君與淑
 人於此則康熙三十五年十二月某日也嗚呼君
 仕陟外臺位非不顯所至有卓績名非不著六旬
 之年亦不為天獨是馳驅四方賢勞於外三十餘
 載既已急流勇退而曾不獲娛志丘園優游以卒

歲寧不悲哉。狀予讀君詩文，涵泳道腴，充狀有自得於中者。世之榮辱得喪，固不足以介其懷。而縱浪大化，身名翳如，亦何有於生死壽夭之陳迹也。予故撮其大畧，泐諸麗紉之石，以召其後之人。且使過而式者，知君自有所以不朽者在。而予言不敢近誣，亦庶幾告無罪於古之作者矣。



